

王阮亭先生著

世帶經堂集

七略書堂校刊

懷軒先生續原



新安程明



方呂厚所植虛以冥其跡
納衆深而洪纖不遺冠羣
言而熙精成決身著朝衫
頭戴笠孟縣眉山其標格
三百丰來無叱客

曩庫辰刻 漁洋師精華錄廣陵禹之鼎

圖像宛陵梅庫為贊而信書之距今十二年

師不可作矣茲歛中同門程哲彙刻帶經堂

集成重寫遺像遠使都道維揚曰錄舊贊

照企愴懷辛卯臘望候官林佶謹識



帶經堂全集序

國朝崇儒典學文治日新海寓以古文辭名家者
首推雪苑嶠南至於詩學正宗微新城王阮亭先
生則莫與歸也先生官揚郡最久前後梓行詩稿
編次論定者率皆江左諸先達一時習韻句者幾
于家絃戶誦矣然往往略見一斑鮮窺全豹斯亦
藝苑中缺事也夫識隨年進格因時變不睹其全
不能窮其變不窮其變不能究其歸先生年邁古
稀獨於全編逡巡未果高第程君聖岐毅然以為
已任郵書請命先生俞之因統彙其已刻未刻總

若干卷偕厥弟松門丙夜分披鳩工剗劂朞年而告成蓋自是而漁洋詩文嘆觀止矣程君予故交也僑居於邇早遊先生之門學純養邃為詩歌古文悉稟師程間出其緒餘纂輯叢書如蓉槎蠡說類胥不外先生撰述體製洵所謂子步亦步子趨亦趨者矣故凡先生平生著作惟君較正尤多而其詡揚絕業永垂不朽未有如帶經堂集者也夫揚居水陸之衝絃編既出四方賓客踵門求售者日不暇給君又僕僕宦途多歷年所泊乎告歸翫閱舊板殘闕失次者有之漫漶不明者有之志在

重訂偶于暇日息駕小園暢談風月間及阮亭先生斯集君曰此某畢生心力所鍾也不修且廢奈塵事碌碌君盍為我仔肩乎予漫應之曰唯唯未數日捆裝全板輿至予甚訝焉謂程君尊師重道何篤而不計予之弗克勝其任也雖然君之高義如此其何敢辭遂拜受之為加釐正唯謹布之遐邇世之誦法先生者既知先生被服風雅鼓吹休明允堪羽儀 聖世抑又知程君之忠師信友尤足以式訓頽風也故樂而書之如此

乾隆丁卯菊月望後一日古歙黃晟曉峰氏書於

槐蔭草堂



原序二

將為珠玉寶石象齒犀角之玩則必從千金之賈
列五都之市襲以緘滕藉以襜褕其光輝然肆映
而不可止然丈夫得之為佩具婦孺得之為簪珥
均不可必焉若夫盈尺之璞處於深山草木之所
蒙翳蛇虎之所盤旋日月之精蕩於其上雪霜之
嚴結於其下當國家之禎祥鬼神所貢效屢世而
一見焉其得之也非和氏弗名其琢之也非工師
弗成其登之也非郊廟弗陳然而其初塊然無容
彩色澤也田夫牧豎過之而弗視也以為甌甈杵

白曾不如一石之用也是故君子亦志乎遠且大者而已矣王貽上先生起家華胄自瑯琊徙新城世為名卿顯人年甫二十登進士甲科挾其所為詩文數十萬言以知名於海內可謂盛矣今世門閥稍高或毛髮斑白博一第及掇拾章句通曉韻語號為聞人於先生之數者有一焉其能免於輝然肆映而不止者邪噫抑從事於末而未之思也先生有是數者而容益下器益遽且出其詩之俊逸而中尺度者問於予將無志乎遠者大者以盡去其輝然之光乎他日廟堂之上以文章揚一代

之盛者必先生也予無以測其至矣六合李敬撰

原序三

昔吳季子札聘魯魯人爲之歌齊歎曰美哉泱泱
大國之風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而說者又謂齊音
傲辟而驕志何也予嘗誦齊詩自雞鳴以下凡十
有一篇皆哀襄時之詩爲多詩疏以爲哀公政衰
荒淫怠慢齊人變風始作然則所謂傲辟驕志者
蓋謂變風也自太公以來四公時之正風不傳久
矣意者子札其猶及見且聞之與故爲咨嗟太息
其美而思慕太公如此與孔子與子札同時及其
刪詩而不錄齊之正風獨存雞鳴以下十有一篇

豈孔子所見不逮子札與抑他有所為與予惑之
舊矣予友王子貽上齊人也工為詩又博雅好古
習知六藝之文往在京師時數相往還惜乎予不
能舉此以問貽上以辨正其所惑也貽上之詩緒
密而思深縱橫馳驟無所不可不蹈襲前人一言
一字庶幾盡破其所謂敖辟驕志之習以進於正
風者與使今世復有吳季子札宜何如為貽上咨
嗟太息其美與抑使貽上得生孔子之世孔子豈
能盡刪其詩而不錄與然則貽上之所造可知矣
吳在孔子世為夷齒于於越蠻荆之列故吳越荆

楚之詩皆不入三百篇至魯成公之九年吳始見
于傳然猶謂之句吳吳之言句者蓋其土語然也
自兩漢吳之賢士大夫文章功業遂卓然爭衡中
國訖于今日號為文物之地古今時勢不同類如
此也以予之才與學在吳人中為最譴劣者然幸
生子札之鄉雖不能為詩而猶能知貽上之詩竊
欲自附于子札之美齊風貽上其許我乎貽上之
歸也常乞予為序而予不暇以為今者休沐無事
因道此以遺貽上且欲貽上為予辨正其所惑焉
長洲汪琬撰

原序四

昔杜牧之答莊充書以為自古文之有序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今與足下並生今世而欲序足下未已之文甚為不可予竊以為不然君子病無乎中而致飾於外亦病有乎中而不表見於外者其人之言不足以垂世而行遠與而吾比比焉徇時俗而寵譽之是導佞而貢諛也恥孰甚為其人之言足以垂世而行遠與則雖與吾並時而生方將宗師之不暇而詠歌之而稱述之其可後乎間持此意以相今人海內能言之士不為少矣人自

以為班馬家自以為曹劉一言未出諛音四起考其旨義十不獲一予雖未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稍是於心嗚呼豈今人之言果無當於古人者與抑瑰奇桀出之才世固恆有而予偶未之見與予友王貽上弱冠舉進士文章之名遍滿天下不以予為弇鄙一旦出其詩數百篇屬為之序予觀貽上之詩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沂國風雅頌之遺下極漢魏三唐才人之致蓋有乎中而表見於外者也非無乎中而致飾於外者也其言之足以垂世而行遠如此予雖與貽上並生今世即欲不詠

歌之稱述之豈可得哉世之君子讀貽上之詩而
奮然以興油然以感磨礪濯厲以祈至乎古立言
之士無輕言著作而為識者之所姍笑斯厚幸也
已崐山葉方藹撰

原序五

昔子輿氏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子輿所謂詩亡何歟說者曰王室旣東文
武道缺一時懷文善誹之匹士類不能雍容恬雅
以悟其君王蓋激烈之義多而變風變雅出焉詩
之所以亡也吾以為不然蓋所謂詩亡非作詩者
亡而作詩之教先亡也溫柔敦厚則詩之教也關
雎葛覃鹿鳴天保諸什無論矣平王以後其民流
而多思悲愁儉嗇而不踰乎禮身雖告哀乎函岐
景亳之情未嘗一日離于懷也則猶未嘗一日離